

胡漢民言論集

上海三民書店印行

實 行 三 民 主 義

中山全書 四大厚冊 定價二元

三民主義 一大厚冊 定價四角

建國方略 一大厚冊 定價四角

國民建國大綱 桃林紙印 定價四分

五權憲法 一冊 定價六分

孫文學說 一大冊 定價角半

民權初步 一大冊 定價二角

中山書札墨迹 一雅冊 定價四角

中山演講集 一大厚冊 定價六角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定價五分

上海四馬路中街

三民書店發售

努力國民革命

中山先生遺教

胡漢民言論集目次

- 一 國民黨的真解……………八
- 二 中國國民黨批評之批評……………二三
- 三 黨與黨員的關係……………七
- 四 蘇俄十月革命的印象……………二二

國民黨的眞解

工人報要我做一篇說明國民黨的文章。這是很費筆墨的事。

我現在只能做一個真切淺近的解釋。教世界上無產階級認識

國民黨的真相。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抱有由中國國民革命到世界革命和社會革命的使命的黨。國民黨的黨綱由三民主義演繹而出。國民黨是中國革命份子惟一的組合體。國民黨爲以黨作國民的領導者，植基礎於工農階級而爲全民的利益。同時分析各階級分子力量，利用其革命性推動前進。注重的是保護工農階級的利益扶助其團體發展謀其解放。於現在國民革命的時期，則集合全國民衆從軍閥專制的手中，奪取政權，還之民衆。并與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被壓迫的民族，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共同奮鬥，打倒帝國主義。這便是國民黨的性質，和其在中國的作用。

現在無人不知國民黨是三民主義的革命政黨。也知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却未必知道國民黨三民主義的解釋。故此常不免有誤會。我可以把本黨總理孫逸仙博士的解釋引述出來。這是本黨的訓條。本黨黨員一體接受，不能有別的曲解的。

就於民族主義，孫博士說，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弱小民族都被強暴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這些被壓迫的民族聯合，一定要和那些強暴國家拚命一戰。將來國際大戰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

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壓迫者的戰爭。……我們要能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世界上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壓迫人的二萬萬五千萬人。

就於民權主義，孫博士說，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以有團體有組織的民衆管理政事纔叫做民權。……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萬能的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爲人民謀幸福。

就於民生主義，孫博士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

分別。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就是要共產。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對於國家不止是共產，甚麼事都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甚麼事都可以共，才真達到民生主義目的。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這樣的。可見國民黨是抱有由國民革命到世界革命社會革命的使命的黨而毫無疑義。祇有遵守着三民主義的黨綱爲革命奮鬥的人，才是孫總理的信徒，是國民黨忠實的黨員。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是一貫的，是依着孫總理的解釋而規定了的主義範圍。固然絕對不容把民族主義變做狹隘的祖國主義，把民權主義變做中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把民生主義變做改良社會主義，像現時已經倒敗的第二國際一派人的思想見解。更其絕對不容有人從三民主義割裂的就其階級本身

利益接受一部份而拋棄遺忘了其全部。我看報紙上有時有『國民黨代表小資產階級』一句話。這容許是未認識國民黨整個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真正革命的精神。或者是因爲國民黨的黨員，一派有如上文所述誤解了三民主義或祇是割裂的接收主義的一部份，違反了全部，他們不經黨的決定——且與黨的議決違反——而自發表其意見帶有資產階級的意識，於是招惹此種批評。然而這種黨員不是謬悞，就是犯了不忠於黨的罪過，國民黨自有嚴正的黨綱，不容假借，決不能以這種個人的非黨的言論行動而認爲代表了國民黨。我敢說做國民黨黨員的應先排除了資產階級的意識，至若強派國民黨去代表什麼資產階級，更其無謂——主義上既是不可，事實上又是不能，這是無待深論的——好好的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可以弄出什麼改良的馬克思主義，修正的馬克思主義。我

也難保中國不發生出什麼改良的孫逸仙主義，修正的孫逸仙主義，既成了修正的和改良的主義，便不是孫逸仙主義。猶之社會改良修正派，決不是馬克思主義。我所以常說，孫逸仙總理的偉大完全從革命上來。如果離掉革命說，就莫有孫逸仙，也不是孫逸仙，除了革命性就沒有三民主義。以不革命的社會改良主義派的思想，說他代表什麼資產階級是可以的。然而他們決不足以代表國民黨呀！至於在國民革命時期，全中國民衆還是整個的受帝國主義壓迫着痛苦的階級，除却了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和買辦階級，則任何階級，都可以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爲一般莫大的利益。我們當然可以集合各階級的力量向革命前進。當然不是蔑視各階級而不和他發生關係。却是我們於根本問題——整個的三民主義——始終的旗幟鮮明着不調和不安協的。我們在廣東討伐商團的事實，就完全

可以證明。如果僅就某一時節和某一階級發生關係的一點，就說是代表了某一階級。這樣觀察未免太不顧事實了。列寧也曾說『我們應當組織反對政府一切勢力成一個全民運動……這樣去實行各方面的政治鼓動，應當有一政黨能結合一切，攻擊政府的軍隊成一統一的集中的中心，以全體平民的名義去行』這無異乎替中國現時的革命說法。國民黨的策略，就是如此。

國民黨的真相我已說得很明白。至於國民黨在中國三十年革命的歷史爲民族革命的使命，推翻滿洲政府的經過。以後和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奮鬥，一九二三年改組以來的進步，國民黨現時的組織，對於工農階級的關係，全國工農羣衆的傾向，我曾於蘇俄十月革命紀念的感想一文章內以本身檢查的意義說過了多少，可以供讀者參考。我從不慣替自己

的同志誇張揚掄。我覺得我的文章向來就是過于老實，而缺乏一種煽動性。所以現在這篇文章就說到這裏爲止。

中國國民黨批評之批評

國民黨這次代表大會經過，發表了宣言政綱，和黨章等等。這事在

黨內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而黨以外也當然引起許多人的注意。

我們就中頗希望或者有反對黨的批評，就於主義和政綱組織等來指摘我們，使我們更得相與研究討論，發揮我們的意見。也許比我們自己內

部平常研究討論爲更有益處。却是可惜，我從代表大會將開跑回廣州，

及大會開過回來上海，直到今天，綜看反對黨以及許多普通報紙對我們的說話，不外三種。（1）第一種批評，在大會將要開始的時候，就說「

這回大會不過孫中山要組織政府，要大會代表來選舉他做總統；對於國民黨本身沒有什麼商量辦法的。」這是一個不管事實而含有惡意的臆

測。到了大會開過，併沒有選舉總統的話，僅是由總理提出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大會決議贊成，列為各種決議案之一，於是反對黨的報紙也就沒有什麼說話了。第二種批評却說「國民黨此次改組聯合了俄羅斯，已經赤色化，變成波斯域」。這是一個有心中傷的話，以為俄國波斯域是許多國家所怕恨的，以前併且有極端咒咀波斯域的口調。中國人不甚了解俄國革命歷史和多數黨真相的人，以耳為目，也往往看作洪水猛獸。他們這麼樣一說。如果外國人和中國多少人相信他的話，便會對於國民黨怕恨起來。這和前年陳炯明的人故意發露中山先生主張聯合俄德兩國的密函，一般作用。國民黨改組是否就赤色化？和俄國波斯域是否一樣？這全是事實問題。現在有宣言政綱明明白白擺着，我們也不用費筆墨來辯解。但最可笑的，是這種中傷的計謀，很短的時

間，就叫他們失了大半的作用。他們的報紙記者，是在香港，他們的一相情願，尤其要聳動到香港怕恨國民黨，當作波斯域，立時防礙國民黨黨員的行動。不料英國的工黨政府驟然成立，早已有承認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不上幾天，便已實行，香港地方當然不會有反對波斯域的事情。他們是想借外人勢力來迫害國民黨的人，到了這時只有認句晦氣。於是又變了口調，說「國民黨改組以後，元老派的胡汪廖鄒加入共產黨，和什麼派的謝持居正對抗國民黨已經分裂。這是一個有心挑撥的話。前一個禮拜，上海的報紙也有上他們造謠的當，把這類的話登載起來的，上海國民黨執行部已經正式的辨正，旁人都可以明白。我個人祇有覺得好笑，因為他全沒有一些合於事實的話。如果他稍為曉得我們在大會的態度，比方宣言政綱裏對於一個土地問題是當時討論得最認真的。然

而不但我和謝先生居先生的意見，一樣無異，就是從前曾入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幾位先生，也是一樣意見，認定我們改造的政策，合乎今日國民的必要，併不主張仿效波斯城的手段。國民黨黨員這樣公正的態度，自然爲反對黨所不料。我只好告訴造謠的人像那樣無稽好笑的話，是中傷挑撥不來的，還是另想方法罷。

以上三種算不得什麼批評，我們只好當作一個個的笑話答他，就我所見對於國民黨的批評，要算屈維它君登在新青年第二號的「自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一篇文章，狠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我聽見廣州的同志有好幾個人對着這篇文章起了「不快感」的，我因而把這篇文章，細看了幾遍，我的觀察所得却有如下之五點（2）。

（一）這篇文章，屈君是要叫國民黨以外其他有革新思想主義的

人，無論共產黨及若何的黨派——尤其是共產黨——盡量加入國民黨

(3) 主要的意思不在於對國民黨的批評。

(二) 主要的意思既如前條所說，因而要批評國民黨，不能作籠統的口吻，不能一味叫好恭維。

(三) 有一部分批評狠爲深刻，用語有時涉於輕薄。

(四) 這篇文章作於國民黨正式改組以前，對於過去的有多少不滿，我相信屈君對國民黨改組以後必又不同。

(五) 所批評的話多半是重視國民黨，而期望甚切，看的人不可「因詞害意」。

第一點要使凡有革新思想的人，集中革命的勢力，爲最大的結合，一致的成。全民的運動，我們是絕對的贊成的。如屈君意想的共產黨及

如何的黨派加入國民黨，固然是歡迎；即其他任何階級的人，或是素來不喜歡結黨的人，有同此的覺悟，而加入國民黨，我們也是歡迎之不置。我們却想詢求那不願意加入國民黨人的意見，還想看他對屈君這一個重大提議，有什麼反駁。

第二點就是我先說過的，反對黨的批評，我們尙且歡喜看他有什麼攻擊指摘，何況屈君不是立於反對者的地位，而狠想用冷靜公平的態度來評議我們，比之籠統的恭維，實在有益。這就是我們國民黨人方面的說法。至於就此外的方面說，假使屈君一味的說國民黨好到萬分，把那過去事實連我國民黨拿着原來的主義理想，都自己覺有許多不能滿足的地方，一概不提，不但好像教人諱疾忌醫，併還像中國舊式的媒婆，替女子說就是「國色天香」，替男子說就是「家財百萬」。其實女子的相貌

原也不差，男子的家道也算殷實，何必一定說得過火，反叫人家疑惑他，不實不盡。中國舊時的歷史家批評家最犯毛病，就是好人必定說好到萬全，壞人必定說壞到萬惡。一個人物，要人就歷史批評所說的萬全萬能的當中，狠用工夫才尋出他的在那一時代社會重要的價值，這就是媒婆的歷史家批評家累人費事的。對於這一層，我不能說屈君的態度不對

(4)

第三點是屈君原文說「國民黨歷史上就是純粹的民族主義的政黨，——那時所謂民生民主主義都祇是富強……到現今方纔開始走上民主主義的路，漸漸的想代表平民羣衆而抗爭……至今他的根本觀念還是在政治清明國家富強而已……仍不離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意識」——這些批評是不對的 (5)

我們自從中山先生結合革命同志成立中國同盟會以來就提倡三民主義到現在。同盟會入會極單簡的誓詞，就是「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如何可以說純粹的民族主義的政黨呢？同盟會發表意思的機關——在東京的「民報」中山先生的序文，就說「我人不能以效法歐美得到富強爲已足，而應注重於民生主義」民報當中還有和梁啓超就民生主義上的大論戰，他說「我們只是爲乞丐流氓說法」「我們也答應他「不能像你和康有爲只記得士大夫忘記了乞丐流氓」諸如此類，可見我們從來的根本觀念，又如何可以說「祇是富強不離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呢？然而我還要認屈君的話是狠深刻而有價值的批評。這不在我們根本的觀念，而在我們歷史的成績（6）

我們雖有三民主義的根本觀念，却是因於革命的環境，僅造到民族

主義的一部；而民主主義祇造到掛上民國的招牌，民生主義更不消說得，所以就歷史上說，我們以前是民族主義的政黨，我可以相當承認的——這句話照我這樣解釋，不必屈君，就是我們許多國民黨同志，也常常自己說的，還有一層，就是當辛亥革命以後，有些主義不堅的黨員，也許是僅僅傾信民族主義的黨員，造出一個「革命軍與革命黨消」的話，投合一般國民偷安的心理弱點，他自己脫了革命黨黨籍，同時惹起好些革命黨黨員，要改組同盟會，要由秘密而公開，由革命黨而政黨，按着當時的環境，也不狠算錯；然而我就只怕自己壁壘不堅，因手段而蒙混了目的，因分子的不純而累了團體，所以當宋鈍初在北京改成國民黨，使其他的幾個政黨整個的加入黨內，我和廣東的同志都不贊成。最後格於本部命令，和多數的意思，才勉強照辦。自此以後，我們黨員是怎麼樣？我個人不避。

忌諱的敢說主義目的爲了環境和自己的手段所限制牽扯不像辛亥以前的鮮明所抱的民主主義使命底下應有的工作於可能的範圍以內不能毅努力（7）

我個人就是常常如此的自責到了討袁失敗亡命東京中山先生改組中華革命黨本是想重活革命的同盟會的意義但是組織方法「嚴而未密」又且偏重於倒袁的這一件事主義的宣傳還較同盟會時代薄弱其他黨的運用黨員的訓練更是無暇做許多工夫及至袁世凱倒敗重回到中國把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當然我們的觀念是一個革命的政黨與其他一切政黨性質不同（8）

然而還洗不清民國元二年國民黨的餘染也還時時因環境和所用的手段牽掣不能以我們所做的工作一一證明我們的主義日日在那裏推行我們真是要提撕警覺督促我們的任務

我所以雖承認不屈君所說是合當

的，但我總願看見屈君那樣的批評。

我最佩服孫中山先生是他的根本觀念堅確而不可搖動的，同時他的精神意力，又是日日向上進取的。他以消極爲罪惡的，所以他好像只有看見將來，而沒有憶着過去（9）。不特凡俗所爭的勢位榮名，他不當作一回事，甚至他自己對於社會做了若干的勞作事業，他也不當作一回事。人家對於他的過去事業，怎樣恭維，他不會高興，就是怎樣指摘，他也略不關懷。除非是那件事是十分和他現在及將來社會的事業，有甚重大的關係，他才去理會。我們究竟沒有看見他對於許多恭維指摘，會激動他的喜怒感情。這是我們應當以爲模範的。我個人的見解，以爲我們要改造建設一個絕大的新事業，我們至少要和一个藝術家相似，有教多數民衆做「藝術化」的志願；而當他自己造詣未到完成的時候。

決不是祇願受觀衆聽衆的拍手恭維，而不許人家有些子批評指摘的（10）我們自己的批評指摘，也總覺得以前我黨的缺點，大半是在組織方法不能完密（11）例如黨員和黨的關係，過於鬆泛，就不容易有全黨動員的動作。黨員依於主義的工作，往往以個人自動的盡其能力，一個大黨的效能，許多時候都看不見，比方編制不完全的軍隊，紀律上作戰上都要時時感着困難。就黨的歷史說，將近改組時間，把一大批「賄選」議員削除黨籍，爲黨中不可少的制裁（12）然而到了賄選已成纒施以最後的懲罰，以前不能監視他的行動，不能強迫他遵守黨的決議，那就黨的組織方法，也要担負若干的罪過。掉轉頭來說，許多本黨議員，寧可犧牲個人利益，不肯失節去做「賄選」的勾當，可以證明黨員的革命根本觀念，未嘗拋奪，而還不能證明以前我黨的組織方法已經完善。較論我們

的功過，是要於根本觀念之下，看我們歷史的事實的因於環境和手段的牽掣，有時使人見我們祇有這些事實，會對於我黨根本觀念懷疑。所以黨的責任，就是於確定黨員根本觀念之次，還要有狠完密的組織和紀律，來運用他訓練他（3）。我們未行改組以前，實在有這種自己的批評概念，所以纔有這回改組的事實的。

至於屈君原文用語涉於輕薄的地方，就如說「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價值不過如此」，「既要組織政黨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樣兒戲了，什麼罰呢打手印等」，「這種口吻，是文人通病，尤其是做批駁議論文章的時候，怕看的人沈悶，就會歡喜說兩句俏皮話」。屈君也犯了這類毛病，須知評定民生主義的價值，不是可以那麼單簡的。屈君上文還未能說對了我們的根本觀念，如何可以評定我們主義的價值？講到罰誓手印，或者可

以說是過於嚴重，而絕非兒戲（14）。要了解從前何以要用誓詞手印的方式，且聽中山先生在代表大會追悼列寧那一段話，就最爲真摯明白。他說：「我在同盟會時代及在此以前，要推倒一個滿洲政府，做他們所謂謀反大逆的事；乙未失敗，我到香港，所有相識親友都避道而行，所以我結合同志，要十分嚴重，這個情形已不消說了。就是討袁失敗的時候，同志許多人都幾乎喪失了勇氣，以爲要歇待若干年，纔好談革命的話；其他不是革命同志的人，更是難說。所以我只能自己立在最前的戰線，策勵同志，負責進行。現在就可以不必如此……」這段話可以答當時懷疑手續過於嚴重的人，屈君以爲「兒戲」，「適得其反」。此等處隨使用語，在原文中是無關批評大旨的，故我們也無暇深論。惟有說「中國現存的國民黨，因其宗法社會的出身，舊歷史的關係，軍事崇拜的習慣，中國舊式

下等階級的會黨遺傳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現象；他當時亦確祇能如此，而且正惟因爲如此，而能行一部分歷史使命。與他同時的其餘一切維新派，却因完全是上等社會式，而絕無革命性，祇有國民黨能秉此革命性而適應進化。這一段完全是向國民黨極力推重，並無半點惡意。我料屈君是信「唯物史觀」的人（15）。又是主張以無產階級爲革命基礎的人，馬克斯說「革命家不過是一個接生的女醫」，據這個理想，革命還是因於時代經濟的進程來改造的，不是和時代經濟無關而可憑空創造的。「確祇能如此，」能適應進化，「一個唯物史觀的人說話，要他再加以以上的褒揚，想他也說不出了。我聽見廣州有幾個同志因爲「下等階級」的話，發生誤會，或者過於斷章取義，以爲下等就是不好；我却狠信屈君不是梁啓超，因爲梁啓超罵我們幫着乞丐流氓說話的時

候，他也許瞧下等階級不起；然而屈君簡直說梁啓超是「喂豬的社會主義……不知道誰和他同主義」屈君的立場狠可以明白。屈君說下等階級的時候，斷然沒有輕蔑的意思。果然今天我見屈君在最近第十五期的嚮導週報，登了「國民黨與下等階級」一篇文章，說（16）：

「各國的革命都是下等階級（平民）反抗上等階級的行動，所以革命黨必定是代表下等階級利益的政黨。而且革命的組織總是有下等階級的後盾的。試看歐美各國的社會黨。那一個不是工人的團體，各國社會黨的份子，大多數是工人或貧農，若是我們說某國的社會黨不是下等階級的政黨，——這正是罵他背叛革命，罵他等於中國研究系。

中國的國民黨，——以前是同盟會，聯合了受上等階級咒罵的種種會黨而成立的，中國的會黨，正是許多窮而無告的下等階級，受盡官僚富

豪的壓迫，結合起來以圖反抗的團體。國民黨的所以始終是革命黨，始終是代表大多數人民（下等階級）利益的政黨——正因為他的出身是會黨。會黨的弱點，僅僅在於他們的組織方法，不能脫離宗法社會的舊習，——希望他們採取先進各國下等階級的組織方法，來繼續革命的偉業，——有幾個國民黨同志，對於我在新青年月刊上所說與此同樣的理論頗有誤會，實在是憾事。」

可見屈君下等階級的話，完全沒有惡意，和他處不檢點而用輕薄的字眼不同。我們要分別清楚纔好。

第四點我的觀察在未見嚮導週報這篇文以前，我覺得屈君原文帶有兩個使命，一是勸人入國民黨，一是勸國民黨改組，都是期望甚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所以許多不滿意的批評都是對於過去的（17）。而國

民黨改組以後種種表示定能使屈君滿足，所以我敢斷定屈君批評的說話必有不同，果然屈君嚮導週報那篇下文，就有如左的論調：

「近年以來，中國的下等階級（平民）因中國經濟的變動，亦發現許多城市工人，他們的文化程度，自然而然已經比前二十年高得多，他們組織也比以前的會黨要進步得多。國民黨秉着他的革命性，適應這種環境而進步，與新的下等階級組織相結合，繼續國民革命的事業，也是當然的事。——所以有國民黨的大改組。」

國民黨改組以來，發展的形勢非常明瞭，——內中急進及緩進的各種份子，互相辯論爭執，也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一班上等階級的政黨及報紙（如時事新報，新聞報等），一方面唯恐國民黨發展，一方面幸災樂禍，拼命的造謠挑撥，有意離間。然而即此更足以證明：國民黨始終是

下等階級的政黨，是革命的政黨，是代表大多數平民的利益而奮鬥的政黨。不然，那些少數的上等階級的新聞紙，參與賄選的立憲派政黨，何苦又這樣毒恨他呢？」

這無異乎爲我第四點觀察的實證。連第五點我說他重視國民黨而期望甚切，也得了證據。

却是以詞害意，這個弊病不可不防（18）。孟老先生可算是善於讀書的人，他的提出這個病症，教人要「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來醫治他；我想頭腦稍爲不冷靜的人，遇着人家批評和自己有關係的文章，尤其易於「以詞害意」看成和原本意思一個反面，固然危險，或者把原本主要的意思看輕，把餘波附帶的意思看重，也是不幸。就如我這篇文章，主要的意思，自然是爲國民黨「張目」；也許人家有意外的發生別的誤會。

批評的文字，實在不易作，最妙的是我昨天晚上，遇着一位同志，同時談起屈君的原文。他說「屈君認我們祇是富強主義不離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意識，這是什麼話？」我說「這也不錯的。」他很露出不平的顏色，幾乎要拂衣而去。我曉得我的話說得頑皮，而且太渾淪了；急忙把我的意思（就是上文對於第三點觀察的意思）清楚的說出來，他却點頭承認，沒有反駁。我又頑皮的說「要是不祇富強主義而離了資產階級意識的人，他受了批評，便會憤激不平，我更要說屈君的話不錯。」他也笑說「果然不錯。」可見好朋友對面說話，尙且會「以詞害意」，何況做文章？

我信相這位同志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觀念始終未嘗搖奪的人，而前此也不能把他的能力在主義底下的工作，盡量發揮，他這些地方要我批評，我只有用着有治法黨治人的套話，

我在廣州的時候，有人說舊同志新同志的話，李守常先生聽見了，就對我說：「這不過是一個人會先後暫時的分別，切不可弄成有其他意味的分別；因為這人會先後不能作為趨向智識及種種分別的論據的一

(19) 我很佩服這幾句話，我們要黨員全體一致的進行，如何好妄生分別？同一服從黨的主義和黨綱章程紀律，對於黨有一的義務，如何可以妄生分別？比方說舊的趨向早定，為新的所不如，又或說新的智識更新，為舊的所不及，都等於望文主義，無有是處。或許因此發生誤會，上了人家挑撥離間的當，真是不值。反對黨紛紛造謠，固然可以羌無故實，而家中傷的伎倆，就想從這些地方發生。我們對於善意的批評，不可「以詞害意」。而我們自己立言，若是故意分別，有心抑揚，那就不能說人家「以詞害意」了。又比方外國的政黨常有左黨右黨的名，不過是一派比

較的急進或比較的緩進的代名，沒含有好醜高下的分別。在主張急進的，以急進爲好，不會聽着左派的一個名詞，有所不歡。在主張緩進的，以緩進爲宜，也不會聽着右派的一個名詞，有所不樂。但是如果當一黨中未曾有明瞭的分別的時候，過早的提出左黨右黨的名，也是會令人「以詞害意」，徒滋紛擾。這和李守常先生所慮的同一正比例，如果含着一個軒輕抑揚的成見，來分別他，這個弊害，自是更大。代表大時開會，有個外國朋友曾對我說：『國民黨好像已有左右派的分別，將來最高幹部却要居中調和，教他一致的动作』（20）。我說：「我現時還看不出這種顯然分別的情形，比方某一個問題，甲等主張急進，乙等主張緩進，而到了某一個問題，乙等却主張急進，甲等却主張緩進；又到了某某幾個問題，甲乙同時主張急進，或同時主張緩進，我們一時鹵莽的就他近似的言論狀態，作

甲。乙。左。右。黨。的。假。定。這。未。免。陷。於。有。心。「助。長」的。錯。誤。一。面。助。長。的。分。別。他。一。面。又。要。去。調。和。他。這。不。是。自。尋。煩。惱。嗎？而且我想問你意中以爲右派的是指那些同志？」他說：「我想華僑同志就是右派，原先含有一資產階級的意識」居多。」

我說，「你錯了，你是外國人，不明白華僑同志的性質（21）也許你是唯物史觀，以爲華僑生長於外國資產階級制度之下，應有資產階級的意識。然而唯物史觀，不是這樣單簡的。華僑被帝國主義和資本制度兩種的壓迫，甚於內地的人；惟其內地的人，也因為近年漸漸感受帝國主義資本制度兩種壓迫，所以漸漸認識反抗的必要。由此比證，足見華僑的覺悟反抗，更當容易。華僑同志，站在資產階級的人很少，而美洲則是完全勞動者，而屬於無產階級。就以南洋等處同志而論，縱然有資產

階級的人，他若果不能排除資產階級的意識，他也不來做革命的同志了。

我們不可看錯了他。把以前的歷史來看，華僑同志以犧牲個人利益

供給革命，爲其必然的義務。此種普遍性爲內地同志所不及，廣州三月

廿九之役，以及北伐討袁等役，華僑加入革命軍犧牲性命的，不在少數。

溫生才、陳敬岳、鍾明光等，個人挺身，流血五步，刺殺民賊，也出在華僑同志。

他們的急進性質，可以概見。就如大會裏討論各種問題，也不見得華

僑同志因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偏於緩進的主張。例如土地問題，固然許

多華僑同志取慎重的辦法，就是我們和幾個原先曾入共產黨青年團的

同志，也是同樣的主張慎重，却是澳州的同志，就覺得很是平常的問題；可

知就華僑論華僑同志，已經不能執過於單簡一偏的論據。我們更有要

知道的，做革命黨，原要最富於犧牲的美性。所謂義無還顧，就是不怕犧

性，但是就狹義而屬於個人的關係利益而言，自然不生什麼計較；如果爲一羣的利害關係要去犧牲，那就算很急進熱烈的人，也許他問問犧牲的代價了。(22) 如果不然，就可獎勵一班一味盲進破壞的人，而各種行動，也不必講什麼方法策略，甚至於不必有什麼目的了。故此以個人處一部分羣衆中間，遇着一個問題，和他這一部羣衆有利害急切的關係的，他自然要加以考慮；那個問題如果是在全部的關係來看，尙終重要，或卽重大而不到感着必要的時候，一部羣衆申出他的顧慮，是應該有的。而全部的總決定，也就當然要採納他的意見，再就那問題審察是否重大必要，而可以不顧慮這一部的犧牲。更就那問題決定議案時，也須看施行的方法手段，有否可以免這一部的犧牲；或是那問題對於全部關係重要到了不得，儘值得犧牲一部羣衆而不顧，而且方法手段也無從避免，然後

使這一部羣衆深切了解這種種不得已的理由，而爲最後的決定。斷沒有提出一個問題，有以上的情形，尙不經過我以上所說的討論審查，而可以冒昧的決定執行的。當討論審查的時節，他們有所顧慮，就說他不離資產階級的意識，是個黨的右派，這如何說得着？據我所知，不僅是華僑同志，就是平日大家知道如某君等幾個同志，思想言論早就反對帝國主義，急激得非常，而他們就於某個問題是極爲持重的。他覺得「一種種爲目的而預備的工作和材料都沒有弄好，忽然提出近於放空砲，無端放個空砲，自己却要犧牲一部分的力量，甚不值得。」你看某君等個人是左派呢？還是右派呢？或是對於一種問題是左派，對於某種問題是右派呢？

從第二說，就真不必在平時分別他的左右了。比方我們有個宣傳機關在某處地方，原是狠可以宣傳我們的主義的，但他在那地方究竟不得

絕對的自由，還有一兩點的忌諱，如果一定觸犯這些忌諱，就要把我們宣傳機關付之犧牲。我們固然不是要一味遷就忘了本來面目，然而毫不宣傳的全部較慮他的輕重關係，冒冒失失去犧牲了自己機關，便說盡了我宣傳的任務。這種做法，恐怕只算得是「無知之勇」罷。總之國民黨中尙未有左右派之可分，華僑同志，也不能硬指爲何派（23）就於一個問題而有一部分急切利害的顧慮，不是緩進的性質使然，尤其不是資產階級的意識的表示。」

那外國朋友，是狠熱心表同情於我們的，不過有些神經過敏，他那近於武斷的批評，也由於想激勵我們勇敢進行的熱心所致，我聽了他的話，狠明白他的意思，自然不致「因詞害意」。但是左派右派的名詞，倘竟在這個時候生起分別來，真會令人「以詞害意」的。我勸我們同志遇着人

家善意的批評，不可誤會，同時我勸要做批評的人，也須十分慎重。還有一層很為重要，而我也很盼望人不可「以詞害意」的；屈君原文注重的要點我已指出，就是說：

「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國，使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他結論的這幾句話。但是他文章上面說「中國客觀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國際地位實在要求資產階級式的革命，同時此種絕對資產階級性的所謂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重國際的及國內的無產階級不可；」又說「祇有以世界無產階級的觀察點為根據的政黨，才能用社會主義的見解及運動方法來促進這國民運動，或者簡直改造國民黨，同時這亦是中國無產階級最正確的策略。」他的意思都是根於期望國民黨改組擴大組織和期望革命分子盡量加

入國民黨這兩點來的，不過什麼借重什麼策略，就涉於互相利用的話，而放在要真誠的結合真實的改造的意思裏頭，便覺得有些渣滓。不善看的人，如果「因詞害意」就會一直誤到加入國民黨不過是一個策略，差不多是以黨團加入其他非黨的社會裏頭的行動（24）會誤到多少黨員是另外一個黨團，在本黨內另自造他的活動，時時另受他黨暗裏的指揮。這種分別，固然在頭腦冷靜的人，必能毅然按着行爲事實來判定；然而作文章的人，因於文字的障礙，如上所述，易於使人「以詞害意」。我想使多數的人免除這種的誤會，要看李守常先生在代表大會自述的，大略是「本人原爲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和諸同志加入本黨，是爲服從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的革命事業，絕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爲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

「這種話就很明白了當，可以解釋一切的疑問了。在試辦改組而代表大會未開以前，我曾有答同志某君的一封信，現在附錄於後，也是一種批評（25）

（前略）你向來是很明決的，而你這回的懷疑，我敢認爲是無益有損的「過慮」。你說有若干由共產黨加入本黨的同志，我們自然是歡迎，你說選舉的時候，他們居然以少數競選勝利，你甚爲不安。我推測你的意思，大約是歧視他們，我以爲不應該的，照你向來的見解，想不會學那中了資本主義毒的人，看共產黨爲毒蛇猛獸，你研究過民生主義，你至少可以認共產黨爲友黨。至現在已經加入本黨的黨員，就更是黨中同志，還有什麼可以歧視的地方？他們以少數人能競選勝利，是他們對於黨的熱心，是他們能奮鬥的結果，難道妒忌他，可以說他們不對麼？譬如同一反對

直系之中，浙奉便是我們的友軍，我們對於友軍，已有互相提攜的義務，假使有浙奉軍籍的人員，改而隸屬於廣東軍政府，聽受編制，奉行一切命令指揮，我們就只該曉得這是我們的軍隊，毫不會問到他從奉浙兩省而來，起個畛域之見。他能穀奮勇服勤，我們也只認爲自己軍隊人員有若何成績，斷不會因他們能奮勉盡職，而起疑惑不安。你看我這個譬喻，是否適當？你說他們還和共產黨未斷關係，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知道當同盟會的時代，同志李石曾吳稚暉褚民意幾位先生，曾在巴黎入過無政府主義黨嗎？褚民意先生還和雷鐵厓先生爲政府問題大筆戰一次，在他人說，或者疑惑這幾位先生，已經不做同盟會的黨員，不和我們一起進行革命；誰知到了辛亥革命實現的時候，這幾位先生同我們一樣盡力，而且至今天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

打倒帝國主義

一大厚冊 定價五角

中國國民黨黨史概論

一冊 定價八分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之趨勢和變遷概論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訓政時期地方行政計畫

一冊 定價一角

中山先生對於開國民會議
與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

一冊 定價八分

中山
大號 政治訓育叢書

七冊 定價八角

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畫

(在印刷中)

(上列各書特價五折)

上海四馬路
中市三民書店發行

黨與黨員的關係

兄弟自去國至今，將有八月，對於中國的政治狀況不大能夠熟悉，就是對於這裏國民政府的狀況，也不大明瞭。這因爲中俄間的交通有很多困難的緣故。不過在俄文報紙上，也常常可以看見許多關於中國政治的消息，可以知道這裏許多已經進行的事實。因爲俄報的電訊，對於各國的消息，以關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消息佔最多的。我們即此一點觀察，也就可以知道蘇俄對於世界革命的關係，和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關係是怎樣了。

今天剛逢着這裏國民政府同人舉行總理紀念週，兄弟確實感覺得十分快慰，而且深深相信這種工作的重要。因爲凡一個黨和他的黨員，

彼此的關係愈密切愈好。黨員對於黨，必須有深切的認識與信仰。對於黨員，也必須有很好的訓練與指導。這樣，才能夠去幹革命的工作。

因爲革命的事業原是靠黨去推動社會，但黨怎麼樣能夠有這種推動的能力？這却要靠黨中的機關。所以社會沒有革命黨，固然不會向前

進，但黨的幹部沒有推動力，則這個革命黨的自身也就不會前進，更怎樣配說推動社會？本黨之幹中國國民革命事業，已有四十年的歷史。但

因爲我們前幾十年的工作，都大半耗費在軍事的奮鬥，對於黨的自身的組織與訓練，因事實上的關係，却未能做得完備。因此，黨與黨員間的關係，感覺着很鬆懈。我們可以說我們從前十多年的工作，都止是黨員個

人由良心上的自由感覺到而自動去幹的工作，不是整個黨的工作，遂使黨的意義和作用，不大明顯。後來經許多事實的教訓，大家才覺悟起來，

知道黨裏面是不應有個人的行動的，以後必使一切黨員的行動，都爲黨的行動，這樣才可以成功一個偉大有力量的黨。故此現在本黨的工作，就是要注意如何去統一黨員的行動，如何去交換黨員的意見，矯正從前各自爲戰的錯誤。紀念週之舉行，就是由各種黨部把黨的主義政策去訓練黨員的一個方法。這是兄弟這次回來，所感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關於蘇俄的狀況，兄弟到莫斯科好幾個月，所得頗多，想逐一詳細說明，在這裏不能做到，故僅擇其最重要之點報告各位。但能夠認識這些重要之點，則對於蘇俄的情形，也就可迎刃而解了。

就兄弟到莫斯科所得最大的感想，是蘇俄確實有一個偉大完全的革命黨，他們所以能夠推倒帝制，與帝國主義者軍閥和反革命派苦戰惡鬥，是由黨來的。他們經過幾年飢荒兵燹的痛苦，而仍得有今日之偉大

革命成績，也是由黨來的。他們所以能夠指導全國農工成立工農政府，也是由黨來的。他們現在由帝國主義者和反革命所破壞的殘餘的國民經濟基礎，經幾年的努力建設，已規復到戰前百分之八十。今後他們所苦心焦慮，已不是規復問題，乃是看今後的經濟狀況，是否向着社會主義的路上走，看從前所施的政治的經濟的方針，是否錯誤，與社會主義的進行相牴觸。就是一點，也可以看見他們的黨的精神，他們的黨如何發縱指示去推動社會的精神。這是我們最應取法的。

但我們更要知道他們的黨為什麼能夠有這種作用？這就全在他們的黨有很好的組織，尤其是在他們能夠盡量運用黨的組織。如果一個黨光是有好的方式，而不能盡量運用這個方式，這就是徒法不能自行，不能免於買櫝還珠之誚了。至於如何能夠盡量運用黨的組織？最

重要的是要使所有黨員都能夠清楚認識黨的主義政策與方略都能夠知道使黨與社會生出密切的利害的關係。

中國的政黨，一向有一件大毛病，就是單知道黨綱，差不多以為黨綱好，那黨就自然好似的。所以當民國元二年之間，各黨的黨綱，竟差不多是完全相同。此種見解，近來漸漸知道是靠不住，因為一個黨儘管有好的黨綱，但不去實行，又有甚麼用處？即如本黨總理之三民主義，是世界上最完善的主義，但到底還要靠我們同志的實行，否則也止是一種空想罷了。至於如何去實行，却是在黨綱以外的事。兄弟可以說，這要靠一個黨綱，必有這個黨綱，然後黨綱才不至落空無着的。因為一個黨是全社會的中心，由這個中心發出許多行動，都是要深入民衆的，故黨在下級黨部和黨員就猶之乎一個網的網線一樣。蘇俄實行以黨治國，並不是

徒靠發宣言下命令便可成功的，他們的黨無論有什麼政策，都是靠黨員做網線，散到社會上各種團體一致去執行，其作用實偉大無倫。這便是本黨應該效法的。但俄國的黨所以有今日的成績，並非一朝一夕之故。他們曾費許多時間，才能使他們的黨員認識黨的使命，黨的主義，黨的政策，黨的組織，和黨的方略，才能使他們的黨着實可以推進社會，成爲一個真正有力量的發電機，摩託一動，卽有無數的馬力，輸送電力到全國，又如網然，由綱以統御綱，由綱散發便可以到很遠的地方了。由此看來，我們便可以知道黨員對於黨，和對於社會的責任是怎樣的大了！

俄國首領列甯曾經說過一句話：『不要晚飯後的黨員。』他的意思就是說黨員幹的工作，要說吃完晚飯才去幹，那就不行了。此與本黨總理所說：『在黨之內，黨員沒有自由』是一樣深切的意義。我們在這種

教訓之下，便更可以見得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全世界都是一致的。我們大眾同志，此後惟有敬謹奉行總理的遺教，深切認識本黨的使命與工作。那末，才可以成功中國國民革命大業。

讀了下列各書
可以明白現代
諸偉人的思想
與志趣
和政見

國民黨要人之言論關係黨國前途非常重要

國民黨要人言論集

一大厚冊

(在印刷中)

國民黨要人
言論之一 吳稚暉言論集

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國民黨要人
言論之二 胡漢民言論集

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國民黨要人
言論之三 蔣介石言論集

一冊

(在印刷中)

汪精衛言論集

一冊

(在印刷中)

吳稚暉先生最近言論

一冊

定價六分

蔣介石先生最近言論

一冊

(在印刷中)

國民黨要人最近言論

一冊

(在印刷中)

凡我同胞們同志們都宜人手一編以資研究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三民書店發行

蘇俄十月革命的感想

蘇俄十月的革命是二十世紀第一件大事，是無產階級解放第一聲，是宣告資本帝國主義死刑的第一法庭，是世界被壓迫民族第一福音，是實現馬克斯主義革命成功第一幕，是人類真正歷史開始的第一篇。我們當着蘇俄一萬萬五千萬民衆舉行革命八週年紀念的日子，有各種無限的感想，非筆墨所能盡的，現在只就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舉出最重大的四點。

一、使中國國民革命更加明顯併祝其前進 一千九百十一年中國的革命黨本抱有重大的民族主義的使命，因為中國受列強帝國主義的包圍，用武力的掠奪和經濟的壓迫，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半殖民地

地位。滿洲政府祇知奴視中華民族，併無力量抵抗外侮，甚且取媚於帝國主義者而爲之工具，中華民族乃成爲第二重奴隸。當時革命的目的不是僅僅推翻滿洲政府，並且在推翻滿洲之後使半殖民地的中國變爲獨立的中國，這個意義本來很明白的。但是當時有個弱點，是只提出排滿洲的口號，未曾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致革命黨人，一經推翻滿洲政府，便多數都認民族主義已告成功。在革命軍起義和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對外宣言，首先承認了滿洲政府以前和帝國主義國家訂的條約，賠款，外債。甚至海關收入的支配權，上海混合裁判的法權，更是無條件的送給列強，而成爲惡例。這些都是極大的錯誤，是使國民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一千九百十三年袁世凱借的賣國大債來反革命，除却革命黨，中國的民衆都不曉得反對，也就是革命時候未曾

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口號的原故。我們黨人不能不承認的。但是研究所以弄成這個弱點的原故，也要回顧當時的歷史。當時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進攻十分兇悍，瓜分中國的問題，公然提出。而中國民衆的力量未經過訓練，組織又異常薄弱。承着一千九百年一班帝國主義者虎狼一樣的蹂躪搏噬以後，中國民衆簡直是敢怒而不敢言。革命黨人因爲要就着羣衆心理，急要解脫滿洲政府第一重的束縛，故不能同時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以致於失敗。却是蘇俄十月革命成功，便使中國民衆從新認識國民革命的意義。認識帝國主義是惟一的敵人。以百倍從前的決心和勇氣起來抵抗。因爲是從前一個帝國主義首班的俄國，從無產階級解放的革命，拋棄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更不等待我民衆的要求，把不平等條約和一切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的枷鎖，盡量銷燬。

這種物質的教訓，不由中國民衆不覺悟起來。尤其是十月革命實現了列寧主義，要援助世界大多數被壓迫民族來抵抗世界少數壓迫人的民族，把馬克斯主義從那詭辨詐欺齷齪糊塗得要死的第二國際裏面救活起來，成立了第三國際。這個太陽一般的光亮照耀到中華民族的目前，得着精神上莫大之援助。自然增加和帝國主義決死奮鬥的勇氣。一千九百十八年的五四運動已是民族運動的嚆矢，最近對於滬粵等處的慘殺事件，尤爲表示得明顯。英國的帝國主義者說：『這不是中國人自動，是被蘇俄煽動起來的。』在他們帝國主義者立場，自然要蔑視並且否認中國人民族精神的存在。毫不足怪。但是他的評判也有一半是不錯的。我們的國民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進攻，既受蘇俄拋棄平等條約的物質教訓，又受列寧主義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精神的振

助。如果說「蘇俄十月革命成功的影響所及使中國民族運動更加熱烈，無異乎接受了蘇俄的宣傳」這便任何人不能反對。因為這是很光明正大而不可磨滅的事實。

二、使中國工農團體覺悟發展進而與國際工農團體聯合奮鬥。一千九百十一年中國革命的運動，未曾深入于民衆，革命的基礎和革命的後援都很薄弱。及至滿洲政府推翻，反革命的軍閥代之而起，革命的勢力幾乎被軍閥打除淨盡。人民由武昌起義經過不過幾個月，便已繫不住比較不大犧牲，只曉得軍閥袁世凱「維持現狀」的口號，已從風而靡。把革命派加上「暴民政治」的徽號，居然接受「非袁莫屬」的一種宣傳。這一點又是國民革命失敗重要的原因之一。固然當革命戰爭的時期民衆也起來參加，但是對於國民革命的意義認識不清，印象至

淺。民衆的本身既無認識未經訓練，無異乎一闕之市臨時的爆發的起來附和。原本國民革命的目的，是代表大多數民衆利益的，大多數當然是工農團體。若是工農團體毫無階級的覺悟，必定不曉得如何主張自身的利益。以中國經濟落後的國家，革命時期必不能拋棄許多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階級分子。這些分子是遊離分子，是搖動不定的階級分子，雖然同着農工階級，受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應當共謀解放，但他的地位把可以做投機的勾當。所以革命進行的當中，很容易被人買受，轉而帮着反革命來強壓或是欺騙大多數的民衆。工農團體未進步發達，便不能監視這些遊離階級分子，反至受其蒙蔽。從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以後任由帝制封建的作孽軍閥官僚政客們個不了——盡是反革命的運動——中國民衆不能不負一半的責任，而根本則在工農階級無

覺悟無團體的緣故。蘇俄十月革命，是由蘇俄工農團體在共產黨指導之下聯合起來做一條戰線。先把帝國主義的頭目俄皇政府推翻，次把明與資本主義妥協暗與帝國勾結的官僚軍閥打倒，更把一切甘心爲帝國的工農走狗的許多反革命派掃除，把帝國主義幫忙反革命的軍隊逐退，把帝國主義封鎖蘇俄一切計劃和實力打破，都是握着餓拚着命經好幾年的犧牲痛苦去幹的工作。而且一面破壞一面建設。到得反革命派的勢力消除淨盡，蘇俄全國的經濟也就以工農階級自己的力量，恢復到大戰前物質的而向着社會主義的途徑日益發展。這些地方都無處不表現工農階級力量偉大。所以蘇俄革命的歷史，使中國民衆得很大的教訓。既然證明除了革命不能得到民族解放，除了打倒帝國主義掃除反革命派不能達到國民革命，和算學上的公式一樣的明確。

更且證明革命一切工作最是工人農人們要起來負擔，也最是工人農人們能夠負擔。工農團體聯合起來，可以統一全民衆的戰線於革命旗幟之下。可以促迫着監視不明顯的階級遊離分子一致的走向前去而不致中途反叛。也可以消滅內外的一切反革命，而完成革命的事業。蘇俄十月革命事實的教訓已經足以使中國工人農人們的認識充分的興奮。而在蘇俄革命主義還不止以在蘇俄地域內的工人農人得到解放爲完滿了革命的使命，更且以全世界的工人農人都得到解放爲他的使命。列寧主義本着馬克斯「勞動者無國界」，「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兩個口號成「職工國際農工國際」切實的組織的使世界農人工人攜手。把從前第二國際裝做看不見或是愚弄嘲笑他的那些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掠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農人要都援起來。認

爲是全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工作。因此中國的工人首先覺悟大多數有組織的分子都受革命黨的指導，勇猛的向國民革命的道路前進。不怕犧牲的當着先鋒隊，和帝國主義抵抗宣戰。當革命黨討伐軍閥和反革命派的時候，就積極的直接援助革命軍給敵人以莫大之損害，使革命軍勝利。最近像對於上海沙面等處慘殺事件，工人團體奮鬥的壯烈，惹全世界人的注意。實爲歷史上從來所未有的事件。就是廣東國民政府幾次討伐和制止反革命派的時候，工人團體的努力援助，也是中國革命史空前的事實。工人們都說「國民政府是我們的政府」，可以見他們的意志趨向。中國的農人無教育而過於保守，和政治離隔得遠，又且散處各地農村，所以比較工人落後些。但是農人佔民衆百分之八十幾。中國工商業極其幼稚，國家一切收入靠來做種種經費的，實在是直

接間接從農人的身上刮取。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固然使工人認識，而農人所受帝國主義者的工具一般軍閥所摧殘蹂躪的尤爲痛苦不堪。所以也緊隨着工人，受革命黨的指導扶助，而有很大的農民團體，參加國民革命。當廣東革命黨驅逐北來的軍閥軍隊討伐東江的陳炯明討伐反革命的楊希閔劉震寰，各處的農民都和工人一樣的盡其能力幫助革命軍，而給敵人很大的打擊。現在工農階級覺悟的分子都會有代表到蘇俄和工農國際聯合。他們革命的趨向更加明確，向帝國主義進攻的勇氣和力量更加擴大。我相信中國的國民革命最近的將來決不容有和資本帝國主義明或暗的勾結妥協像克倫斯基那樣的，努力存在必定使革命澈底。這是提中國工農團體得了蘇俄十月革命成功的歷史教訓看出來的。

三使中國革命黨改善黨的組織得了堅強偉大的指導革命的力量。中國於中國革命同盟會以前說不上有革命黨。由中國同盟會的指導運動發生了一千九百十一年革命，純是唯一革命領袖者孫逸仙先生創造革命的成績。到得推翻滿洲政府的時候，應該按着三民主義戰的戰略。民族方面由一民族的專橫宰制過渡到諸民族的平等結合。政治方面由專制制度過渡到民權制度。經濟方面由手工業的生產過渡到國家資本制度的生產。然而種種都未做到，已迫着和帝制封建的餘孽反革命的軍閥去謀妥協。此時軍閥的勢力，併不甚強大，而黨人乃退却讓步，取消其革命戰爭所應得的勝利。最重要的原因，在黨人多數不能了解本身的責任和目的，併且沒有完密的組織，和嚴正的紀律，以致意志行動不一，不能實行的戰略和一切策略。當南北議和條件要簽字的

時候，讓渡政權於袁世凱的時候，孫先生都極力不肯答應的。無奈一般羣衆已渴望和平，怕的國內戰事延長。就是黨內平時極忠於革命的這時負有重大責務的同志，差不多全都願意和平了事。內中分析起來有三種見解，從中國封建時候的倫理蛻化而出的就說「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帶歐西無政府黨的色彩的就說「政治是污濁，政權是罪惡，斷不可因爭政權而延長中國的戰亂。」受了日本維新的暗示和無意中接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口號的就說「以後我們武裝的革命運動可變和平的革命運動。」我併不自己隱諱，我也就是當時執着上面三種見解來和孫先生力爭的一個人。黨內外的意見如此，簡直叫孫先生不能不屈意曲從，演出和反革命軍閥妥協的這一幕。及到袁世凱暗殺了宋教仁的時候，孫先生即時從日本返國，

命令黨員卽刻起兵討袁，要乘他向帝國主義列強大借債未成約交款的時候撲滅他的勢力。而各省同志總是遷延時日說要種種的籌備。在廣東擁有兵權的陳炯明，更對他部下說「南北交戰戰必俱疲我乘其敵」完全露出一「不革命」「假革命」的面目。所以被袁世凱各個擊破。由這兩次失敗的歷史，証出黨人不能了解自身的責任和目的，併且因為黨的組織不好，紀律不嚴，不能聽黨魁的指揮。這兩個大毛病竟是無辯解的餘地。我以為在一千九百十二三年由同盟會改造的國民黨既以國會運動爲目的，又混合了許多官僚政客不革命的分了，這時節竟是革命黨退轉的時期，無批評的必要——當時孫先生祇被舉爲五個理事之一，孫先生也不甚過問黨事，廣東的同盟會起先反對改組，到各省都已改組的最後，才換上國民黨的招牌——就是成功了推翻滿洲

政府的同盟會，其中分子從各階級吸收進入，但是知識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佔重要的分量。他們脫不了生活於封建時代的遺存性，又且接受了歐美和日本資本主義的文化。於是受浪漫的性情講個人自由的理解都和真正革命黨的性質不能適合。往往誤認黨僅是一種感情道義的結合——很好的革命同志的見解都是如此——紀律過嚴就說是機械的人生。黨魁行使其指揮的權力。就說是過於專制。黨員不明瞭黨的策略。黨的命令也不能貫徹到各個黨員。除却極少數的黨員外，各人對於革命工作，差不多和間歇熱一般，有時許多不由黨議而是個人狹義的自由行動。這些缺點，追溯前時各個黨員的行狀是隨在可以發見的。孫先生常對黨員說「做革命黨員的先要犧牲」——要絕對的服從黨令。」——不怕有反對的敵人，而怕有假服從的黨員，我未打倒那些敵

人，先要打倒這種黨員。」都是對症發藥的話。到得蘇俄十月革命，是完全以多數黨指導成功，並且革命以後，還領着民衆步步進行。因此中國革命派人認識黨的性質和功用。知道黨要能代表多數人的利益，要能做羣衆的指導和訓練者，要能做革命鬥爭的先鋒，要能做替民衆奪取政權的工具。知黨不是許多同情的結合，而是整個統一的機關，必定要有鋼一般的組織，和鐵一般的紀律。孫先生統御全體國民黨員於一千九百二十三年採取多數黨的組織方法，實行改組國民黨。我們是革命黨人，不必誇說改組以來本黨有如何的進步，我們却應自己檢查，對於新的組織是否能運用適當，對於黨內黨外發生什麼的影響。這儘可以客觀的事實來回答。只看這一年多時間黨員所做革命的工作，抵得過以前整十倍的時間，可見緊張得多，不比從前的懶慢。黨員和黨的關係

本來革命的進行，最要的是破壞舊政治機關，軍隊是政治機關重要的部份。在北方不能把北洋幾鎮的軍隊破壞，所以延長了反革命的勢力。而南方破壞了舊的軍隊，却不能產生新的有主義的軍隊。於是不能脫離兩種方式，一是用烏合的民軍，毫無訓練，缺乏戰鬥的力量。一是利用現成的軍隊，遇有事變，就成反革命的敵人——龍濟光陸榮廷入此類，楊希閔等等也入此類。——即在平時這兩種軍隊，也決不能和人民合作。自從蘇俄十月革命攻打反革命的時候，創設紅軍，收偉大的成功。不特爲世界革命開一新紀元，併爲世界軍制開一新紀元，爲世界戰史開一新紀元。其最大特色，就是於軍事的教育之外，有政治的訓練。使軍隊人人明白革命的主義戰鬥的目的。完全受黨的指揮。同時利用舊軍事專門家的經驗技術以保持必然的勝利。這種軍官也始終受黨員的監

視。這種紅軍，凡是革命黨的軍隊，應該學他的組織。也只有革命黨的軍隊，能夠學他的組織。帝國主義的國家常說「軍人不應與聞政治」，孫先生却常對軍人說「你們最要懂得政治」。中國知識階級中途反革命的時候說「革命軍與革命黨消」，孫先生却常說「革命軍與革命黨成」。黨是軍隊的頭目，軍隊是黨的手，兩者是不能分離的。蘇俄紅軍的組織，可以證明孫先生上面的話。用蘇俄十月革命成功，給我們以可能和經驗的教訓，創造了統一中國唯一的柱石。我們的黨軍成立日子尚淺，而討伐陳炯明討伐楊劉兩次的戰役，已以少數人的隊伍戰勝數倍的敵。尤其可喜的，則黨軍中每一個兵士都有自信力，信本軍之必勝。這是有主義的軍隊和其他軍隊不同之特點。且所到之處，都受農民的歡迎和愛護，農民至叫他做「媽媽軍」。黨軍經過的地方，農民接受

革命的宣傳，比之普通農村，尤爲容易。海豐爲陳炯明家鄉，黨軍驅逐陳炯明之後，農民協會的發達，轉爲他處所不及。現時黨軍不止爲革命鬥爭的工具，而且爲主義宣傳的工具。不止與人民合作，而簡直是人民的武力。如果是未有蘇俄十月革命成功，我們從何處學得這個黨軍組織的模範呢？我敢信在中國革命歷程上，黨軍創設的價值，要和國民黨改組的意義同一重大的。

以上四點，不過就事實上說明一下。而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的重大，已是可見。我們和農人一般，遇着什麼年下高慶的日子，一面飲食歡呼，一面計量收穫，還且預備着繼續一切的耕作，不敢偷懶。這就是我當着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第一種感想。革命的同志，是老早化除一切國界種界的見解的。中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部分和全體的關

聯是無從打斷拆開的。我們在莫斯科遇着這裏的同志慶賀紀念，我們一樣的大歡喜高慶。這種心理不是革命中人當然不懂。我在廣東的時候，有人問我「爲什麼蘇俄的革命黨人對於中國的革命這樣休戚相關，」我答他說「你要是革命黨人你自然懂得。」——我是奉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使命來此地的。我敢代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中國民衆覺悟的分子，敬祝

蘇俄社會主義建設萬歲，

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萬歲，

世界工人農人聯合萬歲，

革命的馬克斯主義萬歲，

列甯主義萬歲，

胡漢民言論集

定價大洋

一角五分

(全一冊)

上海三民書店發行